

李白的时空

杨子钰 著 下卷

作家出版社

弯曲的时空

下卷

杨子钰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弯曲的时空/杨子钰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4
ISBN 978 - 7 - 5063 - 6279 - 5

I. ①弯…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6181 号

弯曲的时空

作 者: 杨子钰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水平面设计工作室

封面题字: 王郁昭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700 千

印张: 43.75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79 - 5

定价: 60.00 元 (全二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三十八

1

那确是一个仙鹤碧飞豆蔻蛮歌的清晨。而少年举棹的天破石惊，也正自面包碎屑清香抛送底引逗着那些翻飞着浪沫银辉、晨曦微露的鸥鸟们的振振清幽呢。

可远远地就有一名霞光隐曜丹朵醉玉的女人的朝霞，也就忽然含颦未语蒸霞蔚虹底朝向他的清晨迎了过来。

而且在她云路香衣玉佩纤腰的妍眇边缘，实也又还宫柳隋堤春色帘卷底飘泊着一队灯笼的绚烂呢。

而且这一支寻梦江南阳春觅情的早晨的队伍，也都人人手提一盏梅心蜡焰羞花醉丛的灯笼的幽怨呢。

2

“——你们为甚要在这一位桃枝露腰竹色春心的早上，牵引那么多滩头细草星斗微光的灯笼的游走呢?!”

他也立时停止了对于那些拏云猎野渐次绚烂的早晨的逗引，究也这么浓烟重雾光影迷乱底凝望着那些恍惚移动着的斑驳光影问。

可是这些湿漉漉底穿行于他的疑惑之中的士兵们的梦游，却好像压根就未曾听到他询问的早晨——甚至也压根就未曾发现他的朝晖：他们依然受制于自己手中的那一盏火红灯笼的淫绚的诱惑，究也那么痴痴迷迷底催动着自已木然的晨光往前走。

而且几乎所有的恍惚，也全都是一派泪情难寄谒仙朝圣的样子，也就那么毫无表情底催动着各自盲目的情欲往前走。

3

“荣誉是一种诱人的东西，要获得荣誉，途径只有一条。可是，许多人把荣誉和声明混为一谈，照这种观点看来，要获得它，途径就多到不可数计了。实在说来，荣誉是声明的科的概念，而声明之于荣誉，则犹若类之于科。荷马以创作天才著名，淑伊尔以创作事业方面精神的偏狭和卑贱著名，克莱士以富著名，伊尔以贫穷著名，帕里斯以美貌著名，菲尔西斯以丑陋著名。一个人可以因为智慧和愚蠢，高尚和卑劣，勇敢和怯懦，而同样地著名于世。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为了使自己名垂后世，以惊人的巧思，在埃菲斯给‘金月女神’阿耳忒弥斯造

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庙宇；赫罗斯特拉特为了使自己名垂后世，却焚毁了它……”

那个时候，究也那么烟雾迷离地站在那一抹妍妍晨辉之中的他的欢喜：竟也渐次飘然欲仙大地生辉地发现了这一名烟柳春衫弦上莺语的女子的晨光，以及她那杏花满身朝霞潋潋的丝竹之响了。

4

“听你的声音，我仿若确实懂得了一些圆通妙澈的‘生活的精神’了。可你如此温婉的清晨：缘何要在这样一位银箏斜抱洛阳才子的早上，究也这么凯撒高卢、锦衣卫士底率领这多罗带花间枫香满袖的——灯笼的光影呢？”

天破石惊满身的朝阳，依旧是一副船头弄水雁落鱼沉的样子说。

“常言道：‘务在四时，守在仓廩，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有所谓，治国之道在于驭民，驭民之道在于善政；然普施仁爱，则需良臣。但寡人的左右，却也全都是一派子颓宴乐、无极阴谋的不堪光影呵……”

她就这么春日惊眸掩掩越越底凝望着他微笑的晨曦；并且又还朝霞绚烂莹艳纷纷底闪耀着灯笼背后的明艳，俨然一副淡绿余烟梅熟即日的要妙神情说。

5

“——常言道：‘人臣之论：有忝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圣臣者。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忝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乎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忝臣者亡。忝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故齐之苏秦、楚之州侯、秦之张仪，可谓忝臣者也。韩之张去疾、赵之奉阳、齐之孟尝，可谓篡臣也。齐之管仲、晋之咎犯、楚之孙叔敖，可谓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谓圣臣矣。是人臣之论也，吉凶贤不肖之极也，比谨志之而慎自为择取焉，足以稽矣……’”

他的晨光，也依旧是一副臣道为用、君权为体的样子说。

“事实上，寡人确也并非不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种种道理也。只是面对那么许多内忧外患、民贫国弱的恼人现状，究也真真不知如何是好啊?!”

她的婉媚：也依旧粲丽在那一盏熹婉含情的灯笼背后，俨然一派芳美蒸蒸羞喜媚娘的表情说。

“——常言道：‘帝清问下民’。而孟子则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之老聃乃曰：‘大国者，下流也，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而仲尼则又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轲则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呵！——所以管子则言：‘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而你：若果亦能**广耕种轻赋税，强练兵促贸易，复亦又能仁德并重、恩威并施**；如是，所有的年月不也就能冉冉底强盛起来了么？——记得商君也曾言曰：‘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民愚则力有余而知不足，世知则巧有余而力不足。民之生，不知则学，力尽而服。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知而问，世知无余力而服，故以知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诸侯者退德。圣人不法古，不脩今，法古则后于时，脩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且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上不及虞、夏之时，而下不脩汤、武，汤、武之道塞，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此道之塞久矣。而世主莫之能发也。故三代不四，非明主莫有能听也。今日愿启之以效。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以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此俗之所惑也。……夫民忧则思，思则出度；乐则淫，淫则生佚。故以刑治则民威，民威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以义教则民纵，民纵则乱，乱则民伤其所恶。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而世所谓义者，暴之道

也。……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夫故有厚薄，则刑有轻重，善有大小，则赏有多少。此二者世之常用也。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而《易·系辞传》则云：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所以你若能以仁德治国、仁心保民，诚信外交、贸易富民的政策来富国强民；那么所有百姓的年月，不也就能翩翩徐徐底悉数欢欣起来了么？”

可也就在他的儒雅：正自这么千秋翰墨仁者无敌地烈烈言说着的时候，远远的那样一些个山水画卷的迷离与茫然：却也早已墨子兼爱、官无常贵底渐次消散了。

一时间，所有的时光也全都是一片日中为市、聚货交易的凯凯之欢了。

7

“——其实：孤也并非不懂‘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道，举而行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之确凿道理也。——记得韩非实亦曾谓：‘……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故事因于世，而倍适于事。古王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鉞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倍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也。

“——事实上，对于尧舜之道与圣贤之义，润之先生尚且没有唐宗宋祖觉悟得透彻呵。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年月，则也又还错误底认为人世间的理想盛世，不过就是建立在没有政府与各种职能部门的基础之上的。

——记得还在凯撒时代，那么多人想要染指国政，可结果如何呢？——事实上，国家权力、人民疾苦以及百姓的种种呼声，也都是要高度集中并时时铭刻于睿智圣贤与王者心中的；否则，一整个国家浩荡的光阴：势必就将无端遭遇到许多民乱国破、外侮入侵的巨大厄运的。因此上，当你的光阴终于能够面南背北光照天下时，你就会惊见那么许多人心动荡、战乱不止的悲惨景象呵。——而朕之年月：因为内有奸淫抢盗杀人越货底淫淫混乱；外有虎视眈眈践踏天理的狂妄的凶悍，此亦即为寡人之梅兰所日夜焚焚之患疾所在呵！”

她也依旧是一派河浦聚紫月牙星唇的样子，也就那么红袂飘飘越艳楚腰底越过那一盏灯笼的情焰，究也那么辉光烁烁底映耀着他聆听的晨光。

8

“——人，也之所以愈加底不堪了；确乎乃因长期浸淫于‘富为贵、贫为贱’的错误世风之中的缘故呵！长此以往，一种盲目而又荒唐的拜金主义便顺势而出了。所以说每一个人为财死的个体的不自由，也都是源起于一整个国家与社会的不自由。而每一个国家的不自由，又是来自于一整个早期世界、抑或某些强权国家的错误观念所造成的束缚。——所以说人心的纯粹，确是建立在社会以及世界的纯粹发展与生存方式之上的……

“——而生命底意义：确是体现在为家庭、自然、社会——乃至一整个人类造福的光辉思想与行动之上的。所以说：‘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所以说一国之内，如果长期存在‘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不平等现象的话，那这个国家也就已经相当底错误了。——所以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又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而对于那些欲以虎狼之兵鲸吞天下者，孔夫子的‘知其雄，守其雌’、以及‘强梁不得其死’——‘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馨美言论，也确乎中肯。由是观之：思想的接近于真理的意义：确也就在如何去剔除一切观念的荒谬与错误呵！——而人类也只有真正达至洞悉真理的至伟境地了，那么那些腐朽恶臭淫淫贪欲的有毒之想，方才能够灭像刮迹底渐次消散；一整个天下，亦才能够起心熄欲底去让那恶无处藏身。”

他就这么乾坤大义治学摄心底愤愤言说着；而那些个幻象灭迹的锦衣卫士的清晨的光影、以及那些仙容寂寂的灯笼的幽情，竟也早已鸿声天外垆边月人底悉数消隐了。

9

“所以说无论是工人、农民，抑或任何一种从事其他职业的年月，只要能够切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属于自己的光阴，那也便即成佛得道了。——所以说那些遁入空门削去三千烦恼青丝便即从此无忧无虑的说法，不过就是个飞雁展足、掷骰张口的蒙昧之谈呵。”

她也依旧是一脸仁义定名、香火虚位的样子说。

10

“言之有理。——所以宋玉曾言：‘昔尧舜禹汤之钓也，以贤圣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钓道微矣，非圣人其孰能察之……’”

可就在他正自这么锯齿箕舌、陆王心学底边走边说的时候，他的迷茫：却也忽然抬眼望见那了一座道生真圣、时空隧道的恢宏殿宇的非凡气势了：“——啊！此是何处，却也竟然如是辉煌?!”

他就这么妙趣真如、道传天下底仰望着这一位殿宇的雄伟，俨然一副破冰听水扬马激波的神色说。

11

“——哦：此间便是孤家——不，小女子早年在此宴安淫乐熟梅斜日的所在了。——嗨！光阴原来真就如箭：细想寡人当年的那一种绣衾酥胸裙裾杏蕊的放浪人生，确也真真辜负了很多翠旗风飘玉鞭长振的百姓的岁月了。——哦对了：听你方才那么一番慧业文人文墨品性的宏才妙论，小女子的芳馨：就有了一些**夏金铤玉、鸿笔丽藻**的欢媚兴趣了。

“——事实上：我对杨雄的具有**纪实特色**的诗赋、蔡邕的大胆述爱的**抒情小赋**，以及**清丽自然**的王褒、先纯净后孤寂的张衡等人；也还是有一些兴味颖妙的清秀之喜的。而对于那个诱女淫奔的司马相如，却是一点儿也提不起什么兴头的。更其不欢喜他那一种堆砌艰涩辞藻的做派的。——记得柳河东的夜晚就亦曾言：‘杨雄文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而王壬秋则曰：‘杨雄为文艰深，屈奇自喜耳，犹在王褒之下。而世以好奇，竟久得名，至今传之。朱熹尚以为儒宗而攻击焉，此何作伪之易售也’……”

可也就在她的颖妙，正自这么俊生英杰隔帘望花底平章着的时候，他的朝阳：却又忽然猎火照泉江都宫阙底渐次迷惑了。——因为方才明明还是那么樱花芒果皎洁清辉的莹绮女子：此刻竟已全都是一片红颜泡沫、鹤发鸡皮的苍凉形态了。

12

“——其实我对《诗经》、《左传》、《神女》、《鵬鸟赋》、《答宾戏》、《进学解》、《起废答》，以及《吊魏文帝赋》、《悲士不遇赋》、《僮约》、《青衣赋》等等；这样一些个**包括宇宙、控引天地**的诗赋文章，倒也还是有几分喜悦的。对于汉、晋译经者以及骈体声律的创建者，也都确乎心存敬意的。——记得班孟坚究也曾谓：‘……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结。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藏、太忠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他的时光虽然早已满心纳罕，但却依然幽谷秋月俊逸点染底淳淳微笑着说。

可是他那观象无心长风撼木的话音未落，却有无数疏拙悠悠的鸟鸣的光阴：居然悉数白日昭昭底就从那么银光乍泄的艳丽云缝里，究也全都泪眼莲腮、黄花愁绪底悉数跌落下来了。

13

“——唉！您瞧瞧：就连这样一些个清幽日影烟柳深啼的鸟儿的光影，确亦都在为孤当年那种芙蓉笼雾罗纱笼月的绝世姿容，而思慕芳心清芬秀焰底乱乱跌落呢。”

循着她这明珠错落花想木恋的惊艳之音，他又忽然远月清琴两瓣晶莹底发现了这个方才还是沧桑如雪的女人的时光：此即竟已月华回芳秋水鲜橙底一片莹丽了。

“事实上，你之所言碧玉确也心有同感。但实不知你对‘文起八代之衰’的退之先生有何见解？——记得老友檀道鸾究也曾谓：‘自司马相

如、王褒、杨雄诸贤，世尚颂赋，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俗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胜，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风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学者悉体之。’”

她也依旧是一副媚玉莹月警采艳艳的样子说。

14

“——哦！实也真真未曾料及：原来如是淫妙的姑娘竟也是一位词章义理含蓄神韵的风雅人物呵。——怪不得方才那么许多恋叶思枝云间焕奋的鸟儿们的光影，竟也悉数娇娆媚玉纤纤袅袅底甘愿为你千古失足且也一点儿也不悔恨呢？！”

他也依旧是一副墨迹神爽利灌注的样子，就也这么日华煌煌底艳艳映照她香砚醉墨玉川隐现的葱葱莹媚说。

“——嗨！碧玉的岁月：也不过是一位幽怨两袖香灯残卷的漂泊而已呵！”

她变幻莫测的莹靡风情，依旧是一派瓜蔓葛藤玉损香瘦的样子四面佻傚着。

“可你，这般风华绝代的光影：——缘何偏要花下颦眉撕香裂艳底独自漂泊呢？”

他也依旧是一派霄壤宫阙集念专注的样子，究也那么迷楼隋堤、六苑宫柳底映照着她的飘渺的光阴。

15

“——嗨！一掬锦浦怀春露重蕊妍的年月：却在俩个抖擞凶悍的夜晚穿插周旋，真真好累呦！再说了，碧玉一点也不喜欢那样一些个勾心斗角、好名乐谀的宫廷生活啊。因之现在她之莹葩：一心就想着一种花下酩酊秀帆高悬的春情年月，可以让她湛湛的芙蓉：漂泊得比那塞外得风沙还要遥远。——而我的妍妍：也之所以要将这一身兰惠被雪的葱嫩清秀，全都渐次芳焰空腾、解佩助秀底漂泊得远些更远些；实也还有另外一层婉约性情弦管一曲的红楼缘情呵。而这缘情，你听听这个葱冷的声音便可知晓：

“秦烟袅袅五云中，冉冉汉华照惊鸿。纤指葱秀调素琴，素弦翻飞嘶雪音。花下凝眸笑含春，含羞月下媚倾城。一朝汉室

选嫔妃，出水新荷媚玉身。光华皎皎入深宫，掩掩越越艳纷纭，艳琼明玉冰雪肌，含情未语百媚生。花羞雁落鱼沉底，一身惊艳媚玉身。研磨馨香凝醉眸，香毫淡扫烂漫情。三千婉孌弄丝竹，六宫粉黛欲断魂。苏家小女太轻狂，冷艳如梅霜雪身，拜月佳人红尘醉，春水池塘浣纱人。一骑红尘妃子笑，肉色鲜美玉晶莹，盈盈一笑香风动，三千恩爱聚一身。清芬俯仰醉弯弓，兰舟马上俱风流。风流人在风流处，风流天子纵明秀。皇恩浩荡照琼户，玉真兄弟好分封。谁言女儿不如男？巾帼光彩照门户。梢头紫雁身先落，林间甘泉最先枯。春光夜夜夜夜春，春枝荡荡荡明秀，轻琼艳艳艳纵横。拆香叠翠华清池，不爱江山爱红袖。朝中上下心忧戚，后宫佳丽怨怨忧。忽然一日烽烟起，纵马摇枪杀贼寇。红颜自古多薄命，将军拔剑向天纵。玉碎香消纷纭去，凤凰来仪转头空。玉烟袅袅西风里，千红万紫飘飘去。可怜倾国倾城貌，朔风凛冽雪飘飘，满树荔枝带风露，艳香猎猎已熟透。百媚千娇风中冷，一天明艳向东流。未央柳下霜满身，芙蓉柳岸泪长流，落花流水又一秋。秋霜秋叶秋满地，满地残红数残秋，残星残照残月楼。雁起雁落雁悲鸣，秋去秋来秋满楼。珠帘半卷霜风里，落叶梧桐秋风瘦，冷月霜星泪长流。落花残红霜天里，残夜残照残月楼，残风残卷残夜愁。泪雨纷纷祭香魂，遥思粉蝶香满身，满身残泪未了情。下凡织女回天庭，玉容寂寂月中人，红尘两岸断鸿鸣。遥想秦人炼真尘，五百童贞赴东瀛，腾云驭雾作仙神。玉环音容应犹在，一枝清浅艳艳春，雪笺素展寄故人。遂令方士入仙山，策马挑灯觅佳人。洛浦阆苑求之遍，恍惚依稀入梦魂。撩衣下马分香看，紫气蒸蒸仙乐声。仙袂飒飒飘飘影，教人如何不消魂？分柳拂花定神看，含情绰约天上人，秋水明眸香泪痕。素馨香隤参差是，颦眉微蹙似玉真。临邛方士倒身拜，细表君王恋恋恩。越艳楚楚嫣然笑，仿佛梨花带雨身。可怜香粉阑干泪，魂系《霓裳羽衣曲》。东风问遍问西风，西风仓惶东风瘦，幽怨横吹怨满楼。朝朝暮暮恋君恩，梦里梦外思弦歌。妖娆摇曳思君处，芳心皎皎香满楼。樽前花下心千折，千折寸心心依旧。并蒂莲花分香去，戏水鸳鸯故故情。含羞带笑斜阳外，两袖缤纷雨山前，横斜清浅看轻琼。惊艳曾经巫山雨，执手含情看明秀，拥衾侧卧

泪先流。七月七日七夕夜，相思人采相思豆，一树相思一树春，满树相思为红裙。相思花表相思意，相思树结相思果。相思草为木相思苦，相思花为相思瘦。此世相思思不尽，一江相思滚滚流。”

那个时候，她就这么袅袅凄婉、芭蕉嗖嗖底朝着那些玫瑰颜色的远方招了招手，结果很快便有一位泪光盈盈、幻花独幽的吟颂之音：也就这么烟雨凄迷、长恨当歌地凄婉而来了。

16

“——哦！听到这些点缀新声玉池清冷的断肠之音，确乎亦能予人以一种遥契暗合菡萏红蕖的忧伤之感呵。——哦对了，自从你那婉转盈笑贵妃醉酒的柔媚年月，究也悉数罗袂斑竹玉损香残底黯黯凋零了之后呢？”

他也依旧是一副银烛照花深藏隐觉的样子，究也那么上下左右底搜寻着她妙音深趣新花香日的隐秘莹秀说。

“后来我的所有的清媚：实也全都吴姬越客新蕾甘露底停泊在一位虬髯浓须的匈奴的岸边了。可待等那些呼啸清妍的老单于们，究也全都狂风过池秋霜落叶底渐次消散了；那样一些个破空而出的崭新的威猛，则又立时一个接着一个迎娶了我莹莹的艳幽了。

“再后来，我昭君桃溪浣纱越女的所有秀琼，就也都被那么许多玉楼恩宠俯仰弯弓的新生代的疯快：也就那么攀折穿越旌旗枪矛底杀戮得四面狼藉了。——而我的夜晚也的确真的厌倦了。于是便又清丽绣色浪浪积沫底漂泊到了范蠡先生的岸上了；漂泊到他的兼济天下、皎然不黏的岸上了……”

她也依旧是一副樱桃光灿绿蒂含霜的样子说。

“——那么后来呢？”

他也依旧是一副天涯梦醉的样子映照着她千金散尽的妍妍清媚说。

17

“您错了。不是后来，而是以前。”

她的莹柔：一壁里这么风华绮艳春日芙蕖底纠正着他光阴的失误；一壁里依旧是一副香庭深院寂寂兰麝的样子说：“现在，我们的时光继续往下清幽流转一会儿，便即可达碧玉以前的那样一些个柔蒂湛湛香圈皓腕的往昔岁月了。”

看他依旧是一副销魂梅脐嫩红翠拆的样子站在那里，她又立时清逸飘渺梅英散绮底嫣然一笑；继续这么袅袅婷婷风月春日底领着他日升又

落的一身迷惑：究也那么羞羞怯怯大观之园底往前飘飞。

可玉楼翠槛月圃秋风底才刚穿越那一堵气势雄浑的围墙的显赫，她嫵婉的往昔：却又渐次玉笙吹寒隋珠赵璧底来至一所寒花去年蕊香惹蜂的凉亭之下了；并且又还“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地念叨起来了。

“——唉！你也太过闺阁愁怨粉黛斑竹一些了吧？！听得人人心惶惶的。不过，想想雪芹先生也确乎令人非常底景仰；能用一生的心血来浇灌一束柔靱纷披妙意天下的文学奇葩，真真谈何容易啊！——但我认为：‘花落人亡’，却又有些语尽意结过于悲伤气短了些……”

那个时候，也早已经飘飘缈缈西湖烟柳底穿越了一些妙逸清秀蛰伏湿草的时光之后，他的凄美：一时就望着她的哀愁，俨然一派故园梅兰潇湘夕阳的样子说。

18

“——可若依你这纸上元帅、炉边将军的汗漫说法，确乎就有些‘春江水暖’、‘鹅岂不先知’的汗漫悠谬之意了。——其实，也就是在碧玉的情丝，也就那么哀婉凄楚底还清了那些前世的泪债后，我的光阴：便即即时仙袂飘飘弱柳扶风底飘然而去了。”

她也依旧是一副绛英仙子相思驿桥的样子，凝望着他那一身的惊讶说。

“姑娘或许有所不知。在下的意思：如果能将那最后的一句改变为‘袅袅一朝随风去，几片落红几层英？’许或更有一些袅袅不尽之意在。——哦对了：敢问姑娘玉河霜枝翠叶秀桃的烂漫的心中，可曾还有那样一种鸿鹄独征孤帆远映的想要再度漂泊的意绪么？”

那个时候，早又一路横跨了好几条江河的忧郁、并且又还入港进湾荡桨摇船底越过了一些心折魂飞的忧伤的湖泊了，俩个人的光影：也就终于双美并香底停靠在一所花下埋忧愁入静平的园子里面了。而他的时光：也依旧是一派圣人书契旷怀相对的样子说。

19

“——碧玉的明秀：这么多年一直都在那鸾颠凤倒秦筝齐瑟的淫妍光阴里舒卷翻动着；究也一直芳川灿烂妍妍清秀底猗猗潋潋着，所有的绚烂：实也早就狂乱的倦了。——嗨！现如今，一心就想着能得一位青莲诗仙、姬昌姬发一流的人物；且也又能春汛陌头兰麝柔霞底来与那一段俊逸的年月，过上几世椒花雨酒梅盈菊泉的妙趣人生呵！——唉！如

果上天有眼真就能让碧玉的欢喜悉数如愿了，那此生也就情圆性快鸳鸯衾被底心足意快了。——所以我说，每一个冰雪晶莹的女子，也都是一个暖玉生香的缠绵与馨美。

“——唉！真也早不想这么菡萏秋声玉溪闲波底哀怨下去了。当然啰：善恶轮回原也确乎便是这个‘精神世界’底绝对真理呵。——记得那夜，也就在我正自这么好花半开花期媚黛底春日冥想的时候，你的那么剥蕉抽兰银炉香烛的猎猎雄快：就也立时雄分妍秀泛溪增媚底来了。你的那么呼啸苍翠莹妍深入的俊烈与雄浑：究也立时蚌开樱绽风雅为媚底来到了碧玉所有的梦中了；究也那么池光乱影秀插醉泥底风起云涌了。——而且就在碧玉的葱翠：正自那么溪水南苑星川晕眩底茫然馨乱着的时候，那样一些个通体透明的赤色小蛇，却也早已蛇钻七孔真命天子底到处游荡着你的光阴了……”

碧玉姑娘烂妙的声响：也就这么兰麝青梅水纹秀岸底馨美在那一盏春困花露的灯笼的背后，整个一派飞花艳想梨花照月的样子默默激越着他深处的时光。

欢戚俱现秀毫香砚底凝望着这一位方才还是朱颜哀怨病酒红愁的姑娘的妩媚，此刻竟又悉数转变为一位奇象幻境瑶台甘露的越幼少女了，天破石惊所有的岁月：也都恨不得立时去将这样一枝光鲜嫩荷的莹莹葱秀，也就那么花前骑竹褪蛻净尽底悉数放浪成一曲江南丝竹春池涟漪的迷人乐音了……

三十九

1

“立时就有一团火焰，又有众先知的爱，以及那些与基督作朋友的人的爱，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唯有这种哲学我认为是安全的，是有益的……”

那个时候，眼看着那个白雪皑皑的人的时光，方才喝完那一瓶阴险的液体便即一路倾斜着密布着阴云的天空了，忽然就有俩个人的凄凉：急急忙忙地冲了过去。

而其中的一个，究也慌忙架起了这个雪花纷扬的已经开始变凉了的岁月；另外一个则一直不停地继续叨咕着。

2

可也就在来人的匆忙方才架走了这一位白雪皑皑的岁月之后，忽然就有那样一股根本看不清容貌而又异常庞大的人的形态，究也渐次喷涌而至了。紧接着，又有无数人形的物体，也就仿若鹅毛一般纷纷扬扬地就从那个庞大的人的形态里飘然而落了。

也就在那些稍小一些的人形物体，才从那个庞大的人形物体之上纷扬而下的顷刻之间，竟有无数山川河岳、飞禽走兽的烈烈光影，又从这些飘然而下的无限神秘的人形物体上渐次形成并逐渐分离出来了。

3

可也就在众人的惊愕正自沉浸在这一连串怪异事件之中的时候，忽然又有俩个全都包裹在一袭黑袍之内的声音遥遥而来了。

而其中的一个，却也不知什么原因居然手握一把刀片的锋利坐在那里慢慢地切割着自己的阳具；并且又还独自一人喃喃自语道：“‘太一’是圣父、‘心智’（逻各斯）是圣子，而我们的‘灵魂’则也便是宇宙之魂，是圣灵。……所以我说德尔图良先生：对于那些想要加害于我们的人，我们应当可怜他们，而不要敌视他们；应当为他们祈祷，不要咒骂他们。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追求幸福，而不是为了咒骂。——哦对了：记得你好像也和那个宣称‘一个绝对的善是一个泉源’的普罗提诺一样，也认为灵魂是以‘理智和至善为目的’的对吧？”

这个一直在那里切割着自己阳具的人：究也这么气定神闲底凝望着另外一个刚才来至他的边缘的且又被一本《论灵魂的证明》的墨香所缓缓翻阅着的人的光阴说。

4

“——灵魂当然与肉体有一致之处，在肉体受到伤害时它也一样会感到痛苦。而肉体虽然会与灵魂一起受苦，且在灵魂处于焦虑、压抑抑或激情燃烧的时刻与它一起通过面红耳赤来证明它的羞耻与恐惧。因此，从这个相互的感受性方面来说，灵魂全都长出了肉体的样子。——事实上，我原本不过是个纨绔子弟，所以我也一直都搞不清怎么会突然开始学会了信仰？不过，我倒是觉得我劝我老婆在我死后一定要守寡，而且还提出了如果人们不知道如何进行申诉，也就无法忠于法律。法律不仅自身应当公正，而且还希望大家遵守。如果人们期待的法律不支持公道，它就是一种残酷的——谎言。——不过奥里根教父：我始终坚信：上帝

之子死了，虽然这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相信的；埋葬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肯定的。”

然而就在这俩个月正自这么混乱而又矛盾底议论着的时候，忽然又有一名模糊不清的人的岁月远远地来了：“哲学教育希腊人走向基督。就像律法教育犹太人走向基督一样。因此，哲学应为由基督引向完善的人开辟道路。”

5

可也就在这样一个后来的时光独自喃喃自语着的时候，丽蕊的明烂：也早已是一片馨蕊斜日昭昭耀耀的样子了。而她的莹霞：实也早又风骚女人、男人浩荡底发现了那么多女人的风月，究也正自馨香振振底就同一个接着一个轮番上场的男人们的风流漂在一起了。——而且又有一些女人的情色：又还悉数柳绿花红底渐次招摇在那么意乱情迷的大街小巷，甚至还还烽火连天娇喘微微底狂乱交合着她们尖叫的夜晚呢。

6

“——我刚到迦太基，烟酒和情人把我团团围住。我还没有爱上什么，却非常渴望恋爱……我追求爱的对象，只想恋爱！……对我来说，爱和被爱是多么的甜蜜，如果能够进一步享受到爱人的肉体，那就更甜蜜了……我冲向爱，甘当爱情的俘虏。”

“奥古斯丁先生：听说你的岁月的早期，还曾去把别人的梨子打下来喂猪呢是吧？——而且你还说：‘心灵上的罪恶，无非是缺乏天然的善。一旦治好了，它们并不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当它们不存在于健康的心灵中时，它们也不能在其他地方存在’了对吧？”

那个时候——就在人们的年月正自摸不着头绪的时候，忽然一名就被一袭黑色长袍包裹着的男人的痴迷：就搂着两个看上去顶多十六、七岁的女子的美色，且同他的那一身淫荡一起径直走到一张咖啡色玻璃圆桌的旁边坐了下来。

而且他们还也一边甜蜜无比地互相亲吻着；一边激情难耐地就在对方那么疯狂的衣裾的光阴里热烈探寻着。

7

“其实你并不是为了作恶而作恶。就像你自己所说的：是受了情欲的驱使，担心没有一个女子的拥抱，生活太痛苦了的缘故。”

另外一名女子的陶醉：究也一副嗤嗤娇笑香气幽兰的样子说。

“可不是吗？你的那些早期的迷狂，也是在读懂了‘不可荒宴醉酒，